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宣王時期周王朝與淮夷關係考略

王人聰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西周宣王號稱中興之主，《詩·大雅·丞民·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宣王之世，其文治武功，比較可為人稱道的是武功方面，如北伐玁狁，南征淮夷，戰績彪炳。這一時期周王朝在軍事上所取得的勝利，是宣王的主要業績之一。可是這方面的史事，《國語·周語》以及《史記》卻並無記載。《史記·周本紀》云：「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張文虎曰：「《史》敘宣王中興，止此十八字。凡《詩》所稱北逐玁狁，南征荆蠻，及吉甫、方叔之倫，概不書，蓋宣王不終，《史》祇依《國語》作《紀》，故多闕略。」¹宣王征伐淮夷的戰爭，在先秦文獻中只見於《詩經》。《大雅·江漢》云：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潏，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詩序》云：「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箋》云：「召公，召穆公也。名虎。」這篇詩敘述宣王命令大臣召穆公率兵平定江漢流域、淮水中游一帶的淮夷之事。詩中歌詠周王朝軍隊軍容壯盛，戰士英勇。召穆公征戰取得勝利，向周王報捷。宣王又命召穆公開疆闢土，將周王朝的聲威遠播於南疆。《後漢書·東夷傳》：「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此處記載宣王復命召公平定淮夷之事，就是《江漢》一詩所敘述的這場戰役。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1 見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89。

《詩·大雅》還有一篇《常武》，有學者認為也是記載宣王征伐淮夷的詩篇，或認為與《江漢》所敘是同一戰役。²這種看法近時已有學者指出並不正確。³《常武》詩云：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漬，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詩中一再提到徐土、徐國、徐方，如「省此徐土」、「濯征徐國」、「徐方震驚」、「徐方來庭」等等，已明確地說明周王所征伐的對象是徐國而非淮夷。徐亦稱徐戎，《尚書·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閟宮》云：「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春秋經·昭公四年》云：「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以上資料均將徐與淮夷並列，二者絕不混同，可知徐與淮夷有別。《常武》既非征伐淮夷之詩，那麼在先秦文獻中，記載宣王時期征伐淮夷史事的，也就只有《詩·江漢》這一篇了；但這方面的缺陷，我們從傳世與新出土的金文資料中卻可得到彌補。現將年代明確的記述宣王時期周王朝與淮夷關係的金文資料分述如下：

(一) 師裘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146)

王若曰：「師裘，繇！淮夷戕我賁晦臣，今敢博厥衆段，反厥工吏，弗速我東國。

今余肇命汝連齊師、異、釐、楚、采，左右虎臣征淮夷，即贊厥邦鬻：曰冉、曰

2 參見陳奐《詩毛氏傳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光緒十四年(1888)南菁書院刊《皇清經解續編》本，卷二十五，頁四十上(總頁9341)。

3 黃盛璋《淮夷新考》，《文物研究》，第5輯，合肥：黃山書社，1989年，頁35。

莒、曰鈴、曰達。」師蒙虔不墜，夙夜卹厥禮事，休既有功，折首執訊，無謀徒馭，毆俘士女羊牛，俘吉金。今余弗段組。余用作朕後男鬲傳殷，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此器今藏上海博物館。郭沫若以銘文字體、文例與兮甲盤相同，定為宣王時期器，容庚等所訂年代亦同。簋銘的大意是說，宣王對大臣師蒙宣佈命令說：「淮夷素來是我們周室的賁晦臣〔詳下學兮甲盤銘解釋〕，如今竟敢反抗我們的官吏，擾亂我東國。現在我命令你率領齊師、莒、萊、樊、朁以及左右虎臣征伐淮夷，誅殺他們的首領冉、莒、鈴、達四人。」師蒙恭敬地接受了王命，日夜努力執行任務，建立了功績。取得斬斷敵人的首級、俘獲男女丁壯、牛羊以及青銅等的戰果。

此簋銘文所記淮夷侵擾的東國，即東土，指周王朝成周以東的領土。簋銘記師蒙率領齊師及莒、萊、樊、朁征伐淮夷，齊師即齊國的軍隊，地在今山東的北部。莒即莒國，地望據王獻唐所考在山東的東南部，今莒縣以北。⁴萊字亦作釐，釐與萊同屬來母之部，音同字通。《戰國策·魏策四》：「齊伐釐、莒。」吳師道《注》云：「《齊策》：『昔者萊、莒好謀，……』此釐字即萊。」可證。《穀梁傳·宣公七年》：「公會齊侯伐萊。」《釋文》：「萊音來，國名。」萊國在今山東東部，平度縣以西。樊、朁亦係國名，其地雖難於確指，但由此銘將樊、朁與莒、萊並列，可知亦應在山東境內。由以上國名的地理位置，即可推知這場征伐淮夷的戰爭是在山東境內進行的；而前引《詩·江漢》所敘的征伐淮夷的戰爭，則是在江漢流域、淮水中游一帶發生。據此可知師蒙簋所記的是另一次征伐淮夷的戰役。史載殷末周初之際，淮夷曾居山東一帶。周武王死時，與三監以及在山東境內的薄姑、奄等國一起叛周。《書·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逸周書·作雒》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殯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畔〕。」隨後，經過成王、周公的征討，終被平定。《書·成王征·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周官·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當伯禽就封於魯之時，淮夷又與徐戎進犯魯國。《書·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書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雙方交戰後，淮夷終被擊退。淮夷由於屢受周王朝的征討，抵抗失敗，於是被迫南遷至淮水流域，但其中仍有一部分留在山東境內。此師蒙簋所記的侵擾周王朝東國的淮夷，應當就是留居山東的一支。

4 王獻唐《黃縣莒器》，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60年，頁165—167。

(二) 兮甲盤(《三代吉金文存》17.20.1)

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玁狁于畚廩。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亡攸。王錫兮甲馬四匹、駒車。王命甲政積成周四方賈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賈晦人，母敢不出其賈、其賈。其進人，其貯，母敢或不即肆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厲伐。其唯我諸侯百姓，厥貯母不即市，母敢或不入肆貯，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賈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關於此盤之年代，王國維指出盤銘中的兮甲，又稱兮伯吉父，即《詩·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係周宣王的大臣，曾率兵征伐玁狁，與盤銘所記相合，故知此器的年代為宣王時期。⁵王國維此說至今已成定論。盤銘「淮夷舊我賈晦人」與上舉師寰簋銘之「淮夷舊我賈晦臣」句義相同。賈，從貝白聲，《說文》所無。楊樹達以賈為賈字之省，亦即帛字。⁶晦即畝字，《說文·田部》云：「六尺為步，步百為晦。秦田二百四十步為晦。从田，每聲。畝，晦或从十、久。」段《注》：「十者，阡陌之制。久，聲也。每、久古音皆在一部。今惟《周禮》作晦。」賈晦人或賈晦臣，其意思就是向周王室獻納布帛粟米貢物的臣屬。⁷盤銘賈即積字，于省吾云：「〔積〕謂米禾芻薪。」⁸盤銘中的貯字在此處應讀為償，其意義係指物物交易的行為。⁹盤銘的大意是說，周宣王五年二月庚寅，兮甲隨宣王征伐玁狁，立了功勳，受到周王的賞賜。其後，周王任命兮甲徵收成周四方諸侯以至淮夷的糧賦，並宣佈命令說，淮夷素來是向我周室獻納布帛粟米貢物的臣屬，他們必須繳納貢賦。淮夷進獻生口時，必須到軍隊駐紮之處獻納；作商業交易時，則必須到國家管理的市場進行。淮夷如果不服從命令，那就要受到刑罰的處治和討伐。另外，與我周室同族的各諸侯的族人，在與淮夷交易時，如果不在市場進行，或者進入淮夷地區進行非法交易，也要受到處罰。

這篇銘文比較具體地反映了宣王時期周王朝與淮夷之間的關係。當時周王在淮夷的面前是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宣稱淮夷素來是向周王室繳納貢賦的臣屬，這反映了在宣

5 王國維《觀堂集林·兮甲盤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3年，頁1208。

6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36。

7 參見王人聰、杜迺松《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兮甲盤」及相關問題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1卷，1990年，頁122。

8 于省吾《關於商周時代對於「禾」、「積」或土地有限度的賞賜》，《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150。

9 《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兮甲盤」及相關問題研究》，頁123。

王之前，淮夷曾被周王朝征服過，淪落到被統治的地位。在宣王之世，周王朝繼續向淮夷索取布帛芻米之類的貢物和奴隸，而淮夷必須接受周王朝的剝削和奴役。如敢抗命，就要受到處治和討伐。另外，銘文中還反映了周王朝除了對淮夷進行剝削和奴役之外，也與淮夷有屬於商業性質的交易。

(三) 駒父盨蓋(《文物》1976年5期)

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駒父即南諸侯達高父，見南淮夷，厥取厥服，董夷俗。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見我，厥獻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敢不具逆王命。四月，還至于蔡。作旅盨，駒父其萬年永用多休。

此盨蓋1974年2月陝西省武功縣蘇坊鄉迴龍村出土，現藏武功縣文化館。¹⁰盨蓋口沿飾重環紋，腹飾瓦紋，頂飾蟠夔紋，足飾雲紋，都是西周晚期流行的紋飾。蓋銘中的南仲邦父(南仲是名，邦父是字)，即《詩·小雅·出車》、《大雅·常武》中的南仲，《出車》、《常武》是宣王時詩。南仲亦見於無彘鼎，郭沫若據《漢書·古今人表》以南仲為宣王時人。¹¹目前各家均訂此盨蓋之年代為宣王時期。

關於蓋銘「厥取厥服」一句，黃盛璋云：「『服』是貢賦的一種，即服貢。《周禮·太宰》：『七曰服貢。』《注》：『服貢，絺紵也。』又《周禮·大行人》：『其貢服物。』《注》：『服物：玄纁絺纊也。』」¹²按，黃說甚確，「厥取厥服」，意思就是向淮夷徵取布帛之類的貢物。蓋銘「南淮夷」即淮夷，前舉兮甲盤銘云：「王命甲政鷙成周四方賁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賁時人。」銘文上句稱南淮夷，下句則只稱淮夷，可知南淮夷與淮夷是二而一。淮夷因在成周之南，所以周人亦稱之為南淮夷。

盨蓋銘文的大意是說，宣王十八年正月，南仲邦父命令駒父往南諸侯的統帥高父那裏，一同去見淮夷，並向淮夷索取服貢。淮夷不敢不敬畏天命，迎接我們，並獻納其服貢。我們於是到了淮，淮夷大小各邦無不迎接王命，獻上服貢。四月，回到蔡，作了這件盨。

10 吳鎮烽《陝西金文彙編》，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上册，頁23。

1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頁151。

12 黃盛璋《駒父盨蓋銘文研究》，《考古與文物》，1983年4期，頁53。

這篇銘文與兮甲盤銘可以互相印證。兮甲盤云：「王命甲政勅成周四方，至于南淮夷。」駒父盨蓋則說：「南仲邦父命駒父即南諸侯，連高父，見南淮夷，厥取厥服。」盤銘云：「淮夷舊我賁時人，毋敢不出其賁、其賁。」盨蓋則說：「〔淮夷〕遂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見我，厥獻厥服。」盤銘說淮夷向周王朝「出其賁」，賁，即帛，指布帛之類；盨蓋銘則說淮夷向周王朝「獻厥服」，服，即服貢，指元纁絺紵，也是布帛之類的貢物。以上幾點，兩篇銘文若合符節。盨蓋銘云：「〔淮夷〕小大邦亡敢不具逆王命。」這句銘文說明了當時分佈於淮水流域的淮夷，人數衆多，但並無統一的政治組織。這一重要的史實，兮甲盤並未提及，駒父盨蓋可作補充。

通過以上所舉三篇金文資料，再結合《詩·大雅·江漢》的記敘，對於宣王時期周王朝與淮夷的關係，我們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宣王時期，周王朝至少兩次發動征伐淮夷的戰爭，一次是由召穆公任主帥，在江漢流域、淮水中游一帶進行；另一次是由師季領兵，在山東境內進行。兩次戰役周王朝都取得勝利。

二、周王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宣稱淮夷素來是周王朝的賁時臣或賁時人。周王朝可以向淮夷徵取帛米布帛之類的貢物以及奴隸。淮夷的貢納已成為周王朝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三、淮夷曾舉兵反抗周王朝的統治，但遭到周王朝的鎮壓。淮夷被征服後，淪落為臣屬，被迫向周王朝繳納布帛帛米以及進獻奴隸。

四、周王朝對淮夷除了經濟上剝削和政治上奴役之外，與淮夷之間也有商業性質的交易。

五、分佈於淮水流域的淮夷，組成大小不同的邦國，尚無統一的政治組織。這些大小邦國當時都臣服於周王朝，並向周王朝獻納貢物。

以上所述，除了宣王命召穆公征伐淮夷一役是《詩經》所記之外，其他各點都是傳世和新出土的金文所提供的重要史實。這些珍貴的金文資料彌補了文獻記載的缺佚，使我們對西周晚期的歷史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認識。

A Brief Account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Zhou and the Huai Yi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

(A Summary)

Wong Yan Chung

No extant pre-Qin texts except Ode 262 records the attack of the Zhou on the Huai Yi 淮夷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 宣王. It is fortunate that the inscriptions on some Western Zhou bronze vessels furnish us with the evidence. On the basis of Ode 262 and these bronze inscription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Zhou and the Huai Yi and comes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 (1)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 the Zhou launched attacks against the Huai Yi at least in two location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River Huai 淮水 as well as in Shandong 山東.
- (2) The Huai Yi was subjugated by the Zhou and had to send tribute and slaves.
- (3) The Huai Yi resisted against the Zhou. However, their resistance was crushed eventually.
- (4) There were trading activities between the Huai Yi and the Zhou.

It is hoped that the above four points would be helpful to the historian in his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Zhou.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